

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

戴 邦 钱辛波 卢惠民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

戴 邦 钱辛波 卢惠民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

袁 邦 钱辛波 卢惠民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4 $\frac{1}{2}$ 字数310千字

1984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24,500

书号: 3132·044 定价: 1.45元

出版说明

近几年来我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新闻研究的空气空前活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长期“左”倾思想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拨乱反正，总结经验，探求新闻工作规律，新闻改革方面也卓有成效，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为了进一步推动新闻学理论研究和普及新闻学知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力量编写了这本《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入手，既融会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传统经验，又注意采纳粉碎“四人帮”以来各地新闻改革中的新鲜经验和学术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使它能反映出中国新闻工作的特点。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按讲序排列）：何光先（第一讲）、卢惠民（第二、五、六讲）、陈力丹（第三讲）、李祖兴（第四讲）、张宗厚（第七、十一讲）、戴邦（第八、九、十讲）、岳颂东（第十二讲）、钱辛波（第十三讲）、李彩英（第十四讲）、伍素心（第十五讲）、王庆南（第十六讲）、张岩（第十七讲、张学培协助修改）、艾丰（第十八讲）、杨润时（第十九讲）、王振业（第二十讲）、陈祖声（第二十一讲）、赵希龙（第二十二讲）、陈崇山（第二十三讲）、张学培（第二十四讲）。戴邦、钱辛波、卢惠民任本书主编。由于参加编写的人比较多，在材料取舍、论

述深浅、篇幅长短、行文风格等方面，难免有重复和不尽一致之处。作为讲座，我们在统编时，力求体例一致，观点基本统一，其它方面尽可能保持原作风格。希望新闻界同行和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后，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今后改写时补正。

为了尽快满足各地需要，人民日报出版社热忱支持本书出版，采取措施让《讲座》早日和大家见面，特此致谢。

编 者

1984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第 一 讲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	(1)
第 二 讲	新闻传播与新闻事业.....	(19)
第 三 讲	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和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43)
第 四 讲	新闻事业与舆论.....	(68)
第 五 讲	报纸的性质与职能.....	(91)
第 六 讲	新闻.....	(116)
第 七 讲	新闻价值.....	(134)
第 八 讲	党的报纸.....	(149)
第 九 讲	党报的政策宣传.....	(176)
第 十 讲	调查研究是人民新闻 工作者的基本功.....	(193)
第 十 一 讲	人民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210)
第 十 二 讲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230)
第 十 三 讲	新闻的指导性.....	(245)
第 十 四 讲	广播与电视新闻.....	(261)
第 十 五 讲	新闻摄影.....	(278)
第 十 六 讲	报纸副刊.....	(293)
第 十 七 讲	广告.....	(308)
第 十 八 讲	新闻采访.....	(325)

第十九讲	新闻体裁与应用·····	(346)
第二十讲	新闻评论(上)·····	(364)
第二十一讲	新闻评论(下)·····	(381)
第二十二讲	报纸编辑工作·····	(394)
第二十三讲	编辑部群众工作·····	(410)
第二十四讲	报业经营管理·····	(430)

第一讲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通常包括新闻业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三个方面。它是研究人类社会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规律，以及新闻工作的原则、方法的科学。

新闻业史的研究

新闻业史的范围很广。它包括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手段的产生、发展，新闻、评论、副刊、广告，以及印刷、发行等业务演进，新闻机构的组织、从业人员和事业的管理，还包括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新闻出版法、报律等等发生、发展的历史；无论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近代的，口头新闻时期、手抄新闻时期、印刷新闻时期，还是电子新闻时期，不管历史悠久的微观新闻发展，还是刚刚兴起的宏观新闻发展，都是新闻业史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研究新闻业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新闻业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研究它、反映它，澄清和正视历史上那些被人们混淆了的是非，得出正确的结论。新闻业史要有新闻业史的特色，既不能把它与阶级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等同起来，又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

政治情势、就新闻研究新闻，把它写成单纯的业务史。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新闻事业是人类社会生活进步的产物，它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政治方面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新闻业史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史。过去，有人从“阶级斗争工具”这一观点出发研究新闻业史，在一定范围说明一些问题，但忽视了新闻事业本身发生、发展和演变的特有条件和固有历史，把新闻业史写成类似阶级斗争史。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不全面的。新闻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无阶级社会和有阶级社会里都是社会现象。探索新闻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必要的，但历史条件和新闻业务本身是两回事。只讲“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不讲新闻事业本身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需要，以及必要的物质条件，就脱离了新闻学自身内容，而丧失了新闻业史的特色。

我们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阶级斗争史概括不了人类社会创造新闻事业的整个实践活动的全部过程。新闻起源于无阶级社会的口头新闻，并随着社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阶级斗争”只是新闻事业发展的一种社会条件，而不是唯一的条件。在阶级社会里，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都可以使用新闻这个武器为本阶级服务，作为实现本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文化基础上产生、发展的一种以新闻为主体的反映社会舆论、引导社会舆论的形式，任何社会阶级或集团，只要具备了产生这种形式的条件都可以使用它。它可以扫除发展社会经济的障碍，但不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因而，阶级斗争史可以说明人们利用新闻事业进行斗争活动的历史，却无法

说明人类创办新闻事业，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社会物质生产的全部过程。

新闻也不能等同于宣传。不能用一般的宣传史来代替新闻业史。鲁迅说：“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文艺。”这句话也适用于新闻：一切新闻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新闻。宣传，是传播某种学说、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主张，用以影响人们言行的活动，是政党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宣传的方法甚多，或诉诸口头，或形诸文字，或借助艺术形象，或撰写宏篇巨著。新闻是一种社会舆论，它与一般宣传不同，它必须通过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来完成宣传任务。忽视新闻这一特殊性，象一般宣传那样抽象地、概念地、反复地宣传某种观点，就往往把这两者混淆起来。这种作法，不仅违背了新闻本身的特殊性、规律性，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而且，把一些完全不属于新闻工作任务的要求强加给新闻，势必影响到新闻特殊作用的正常发挥。比如，新闻是社会舆论的一种形式，不能象对待党内文件、政府法令那样赋予它某种法令性质；新闻要“新”，不能在新闻报道中塞进大量的众所周知的、陈旧的材料；新闻要以准确的事实为基础，靠事实说话，不能以议论代替事实，以逻辑推理代替事实的结论，等等。否则，将会出现新闻文章化、报纸杂志化的倾向，甚至造成“假”、“大”、“空”，失去读者的兴趣和信任。

新闻业史的研究要正确解决继承关系问题。新闻事业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创造、所完善的，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社会发展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它被各个不同的阶级所控制、所利用，而为他们服务。但新闻的历史和它在各个时期的业

务演变，存在着继承关系，有着共同的规律和一般原则，因此在研究它的发展过程和业务演变时，是不能割断历史的，对前人研究新闻业史的成果也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个问题不仅过去因“左”的思想影响而没有正确解决，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新闻研究和新闻教学中，仍未很好解决。有些同志对于资产阶级新闻学不加分析，一概予以否定，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当然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某些观点不加分析、照抄照搬，甚至轻率地全盘肯定，也是不对的。新闻学既是一门科学，它就象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就有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就和学说，就有发展与继承的关系。不管它是封建社会的也好，资本主义社会的也好，只要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促进事业的发展，就应该研究它、承认它，批判地继承它的合理部分；否则，新闻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成其为科学，也很难发展这门科学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资产阶级学者黑格尔（1770—1831）和费尔巴哈（1804—1872）的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地继承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批判地继承了法国资产阶级学者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欧文（1771—1858）等代表人物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研究科学的态度，正是我们研究新闻学所必须学习的正确态度。

马克思在从事新闻工作实践后，有过不少关于新闻方面

的论述，但是把新闻当作一门科学系统地加以研究，并形成专门著述，则起始于资产阶级新闻学者。二十世纪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也象今天有些新闻工作者一样，一直否认新闻能够独立成“学”。直到二十世纪初，随着交通、通讯、印刷等技术条件的发展，现代化的日报大量涌现，在新闻教育不断普及和新闻队伍不断扩充的情况下，新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被资产阶级新闻学者提了出来。在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是新闻学者徐宝璜1919年著的《新闻学纲要》。第一部采访学是新闻学者邵飘萍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第一部报刊史是戈公振1927年著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一书中明确提出：“第一，希望新闻研究者，今后继续努力工作，赶快把新闻学这个科学的旗帜竖起来，锣鼓打起来，以启发一般人对这个科学的兴趣；第二，希望从事新闻教育者，把新闻这个科学，至少也和别种科学一样看重它。”我国早期新闻学者对于新闻学的推崇和提倡，尽管晚于西方新闻学者，但是他们在把新闻事业纳入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轨道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它结束了新闻事业无章可循的自然状态，使人们开始探索或者已经看清了新闻事业某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注意整理、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性认识上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说。而且，资产阶级的这套新闻理论，对于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来说，是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比如资产阶级最先提出“新闻是公共舆论机关”口号，强调新闻事业是社会的公仆，必须反映公众的意见，为公众服务。不管它在实践中是否能够完全做到，但它毕竟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报刊的

垄断局面，也是对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大胆的挑战。又比如，“新闻自由”主张的提出，不仅吹响了反封建反压迫的进军号，也奠定了资产阶级“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这对十七世纪后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保障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的新闻学，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以批判地继承，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办报思想和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在全国解放前，陆定一同志在1943年《解放日报》的整改会上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种说法，一直到今天也还是我们比较统一的提法。可是，这种提法并不是他的发明和创造，徐宝璜早在他的《新闻学纲要》中就明确提出：“新闻者，是最近时间内所发生的新发现与人类生存有关联的事实与现象”，许多西方的新闻学者，均有近似的看法。这些观点，都道出了新闻的两个本质特征，即：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不是理论的抽象，不是假设或幻想，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发现的、大家还未知道的事实 的报道，不是世人尽知的旧闻。陆定一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这一观点，并把它概括为新闻的定义。

又比如，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原则。社会主义新闻学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把真实性的原则提高到党性原则的高度来认识。资产阶级新闻学也强调新闻要真实，如《美国记者道德律》规定：“新闻记者之第一责任，为报道正确的，无偏见的事实于公众之前。”《美国报业守则》也规定：“报纸为争取读者之信任，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力求正确。凡为报纸力

所能及，未能作完全与正确之报道者，此种报纸，实无可恕。”《中国记者信条》第四条还规定：“吾人深信，新闻记述，正确第一。凡一字不真，一语失实，不问为有意之造谣夸大，或无意之失检至误，均无可恕。”虽然，资产阶级说一套做一套，他们的这些规定并不能完全付诸实施，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却是反映了新闻的客观规律性。

凡此种种，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先于我们提出来的，就一律予以否定，那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在研究新闻业史时，既要区别不同阶级在关于新闻学说方面的不同的主张，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规律和一般原则，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学。事实表明，对于科学发展的历史，不能只是从阶级概念出发，而主要的应从科学本身的发展事实和客观规律出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凡属正确的就继承，凡属错误的就摒弃。

新闻理论的研究

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抽象和历史事实的高度概括。新闻理论，是长期新闻实践的抽象和概括，是反映新闻和新闻事业的最本质的、用以指导实践的基本规律。

对新闻理论的研究，随着科学的极大发展，在信息的需求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因素的当今世界，已出现两种同时并存的研究观：一种是微观新闻学研究观，一种是宏观新闻学研究观。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着重于新闻自身和历史的一切特征的研究，后者则是从新闻事业自身和历史出发，扩大和展望与此相关联的国际社会民主化、社会生产及

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未来前途，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发展来加以研究。

宏观新闻学研究认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通讯情报已发生“爆炸性”的发展。所谓“爆炸性”发展，就是新闻事业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特别是核子与电子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闻工具运用的突飞发展，带来了新闻信息传播手段的革命。这表现在：一、由于通讯卫星的运用出现的远距离的情报传递，开辟了遥控通讯的新学术领域，地球上已不存在距离。世界各地发生的新闻事件，随时都可被通讯卫星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过去那种新闻“割据”或“独家”新闻的状况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冲破了；二、由于电子计算机研究和技术开发，使微波信息传播的情报处理，已进入了难以想象的发展阶段。比如，电视通讯和电子计算机的结合运用，可以使各地发生的新闻事件，及时传给观众，也可以运用它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等等。

远距离通讯，也就是远距离情报传递和电子计算机的革命，这两者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使人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情报表现，即情报“爆炸”状态之中了。那时，世界各地新闻情报就失去了国界，失去了割据和独家据有的状况了。到了这时，就必然会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这样一些问题：人类能否沿着比以往更好的民主与和平的方向前进呢？能否真正确保和扩大所有人们的通讯报道权利呢？拥有这种权利的一切人又能否为建设和平的世界做出贡献呢？他们的结论是：也许那时世界正进入一个极其复杂而困难的时代。因为，拥有这种先进的情报传递技术和设备的权利的人，并不一定为建设和平的世界作出贡献，相反地，他们可能为掠

夺他国财富而发动的战争服务。

如果是这样，由此而带来的是世界新的情报秩序问题。因为这对于科学技术尚处于落后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威胁。虽然，因通讯情报技术的发展，使世界情报的大量、迅速传递而有益于各国科学的很快发展，但同时世界上东西、南北之间的差距也仍会扩大，再加之历来世界性通讯社都是以老的格局来建设情报网的，要使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本身能够掌握情报并向世界广播就非常困难了。这样，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就必然希望和要求在世界各地实现新的情报秩序的要求；而技术先进的国家又不肯放弃他们苦心经营起来的既得利益，从而一场对新的情报秩序的争取与抵抗的冲突就会表面化。实际上这种斗争已在国际通讯情报传递的有关会议上强烈地反映出来了，成为当前国际新闻界斗争的一个焦点。

这种由资产阶级新闻学者所倡导的宏观新闻学研究，和对现今以及未来世界情报传递所作的研究和分析，尽管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对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而对未来世界情报发展的结论带有某种程度的不可知论和悲观的论调，但这种新闻学的宏观研究观和对世界情报传递发展趋势的分析，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把这个课题提到了世界新闻界的日程上来，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因此，在我们新闻理论研究中，应该把“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的研究同时纳入我们的研究对象，把“我”与“他”、“近”与“远”、“现在”与“将来”统一起来观察、分析，也就是要把新闻事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为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来看待，以得出广泛的、有远见的结论，使我

们的新闻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微观新闻学的理论主要是研究新闻自身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新闻规律，认识和运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并由此总结和完善目前仍然处于“议论纷纷”状态中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体系。在对新闻学规律性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中，又存在两个方面的研究任务：一是新闻本身的一般规律，二是新闻体制理论的规律性。

新闻本身的一般规律，就是我们常说的新闻规律。从目前的认识水平出发，可以归纳出下述几条：

新闻是客观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造假、夸大、拔高等等，都是违背这一规律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就要受到群众的反对、读者的摒弃。这是新闻的生命所在。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要新，它不同于其它宣传文字，也不同于一般的陈旧的经验重复，新闻不仅要时间新、要最近发生的事实，而且要内容新、思想新的事实。新闻不新，人云亦云，就不会有人需要了解它，就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样就难以起到新闻是社会舆论的向导作用。

新闻要短。短，别的文字也兼或有这个特点，但新闻的短是普遍的、突出的特点。短的目的，在于增加版面和同一广播时间的新闻信息量。一篇报道的文字要短，新闻信息的含量要大，除了重大信息，如“蒋介石死了”这条消息只有一个信息外，一般一篇报道应在三个以上的信息量，才算好的短新闻；一张报纸、一个电台，篇幅有限，时间有限，不能在一张报纸上，一个广播时间里，只登载或只播送一两篇新